文稿

巻之三

181
25
12

寛政十
戊午

十一
己未

十二
庚申

尊經閣文庫

平泉文稿卷之三 起寛政十年戊午 止十二年庚申

送西澤子煥序 戊午

送安満君序

輪廚記

讀韓非子

送安川公緯遊熱海序

題鸚懐樓圖本書

跋雲鳥詞翰

書鸚懐樓記後

答問十條

大槻文庫

儀禮會讀引　己未
常松氏園松記
種梅說
禮記集說校本書後
送黑田仲言序
信玄謙信論
讀大極圖說
新刻十八史略正續編序
大學說一則
中秋無月詩卷序　己未

泊舟齋記
論語課會示學子　庚申
上國相西郡大內君書
贈邊吉郎序　庚申
佐氏日錄序
紀遠藤某事
鴨脚舍記
與廣田鐵馬
奉壽家君六十序
讀大學

平泉文稿卷之巨

送西澤子煥序

同學友人曰西澤子煥曰行色儼然來謂余曰吾將應三春侯聘治任適東奥子一言以賁吾行吾將以夸彼士大夫余應之曰若於子同學之契固非一日不可以無言雖然余豈敢稱揚子所是以取悅余能述吾所是以語子子以為可乎以為不可乎子煥曰可矣余曰余之與子同學於國庠八年其所學未嘗不同也亦不敢同也以其年則君長於余一歲其

入學同在辛亥而君以二月余以五月居比室食共
案洽則通器講會則建業同是堯舜而同宗孔氏其
所學未嘗不同也然恒與居言未嘗及於學其所與
談不過古今事成敗利鈍耳若然者豈不以有其所
學不敢同者邪吾觀君平素所為馳馬擊劍學槍習
射以談兵法旁究筭數切切然慨然以治天謂或
以之業余乃止自天道性命之理下至於脩己治人
之道與夫掃漑應對日用之事日講而究焉旦覽圖
史以考古今制度沿革又以其餘力賦詩屬文兀兀
然汲汲然以治所謂書生之業非唯不敢同其每每
相反如此宜乎同是堯舜而趙於是之道不同同宗
孔氏而尊其宗之義不同也蓋余所為余自以是而
君乃以為非君所為君自以是而余乃以為非以故
俱學於国學八年言終不合焉然君所為果是乎余
所為果非乎吾所以為是者或非而君所以為非者
或是亦未可知也吾今以此告子子願平心擇之吾
所為或是耶子耶之吾所為果非耶子幸以教我彼
我必有一益矣子煥曰諾吾將擇之於是序斯言而
贈為若夫以此今彼士大夫我豈敢當我豈敢當寛
政戊午春二月大槻準撰

明復有先諸君晚東吾

精里先生評友奇則文自奇

送安滿君序

余月以三七九日講業於精里先生所乃與其門人諸子相共磋琢耳目日加豢而心日與道腴雖謭劣如準累月積歲而不惰其或有得乎諸君卽與先生同其鄉而其爲人皆溫厚敦朴蓋其有得於觀感間而然歟不然奚決人而能如是哉余產於海東而不習西語諸君乃長於海西而不曉東音以故講論際余與諸君各所吐方言與鄉音錯雜不能喻凝然相視如癡安滿君卽先先生來江都江都四方人物所輻故得通習諸州言語安滿君宜有先諸君曉東音

者矣而吾竊觀世間溫厚者多濶事情安滿君濶事情而乃能之哉亦見先生成材之美矣一日會次安滿君謂余曰吾將以夏初歸鄉子請書嘗所作文以贈我我後來以此爲與子交之信子勿辭余還室探囊中稿無一留乃傲然謂之曰余素不喜作文故可得已已而不作不可得已而後作作爲不佳破之不留稿文不能常佳文之不佳不若不作故不常作非眞不喜也是以無舊作可書而贈雖然無已作乎初吾望諸君之風而知先生之德高且深今吾服先生之教而恨與子磋琢之不終予當此時欲無言得乎且予願游西州爲日已久而州人必不曉東音吾言亟有不通者今子而歸吾卽異日西游子其爲吾通西語君曰諾於是不得已作贈焉其佳不佳則蔑急而不遑擇也

輪廚記 精里先生 戊午

友人有藏機輪書廚者。因考造之之法。曰。先以薄板造櫃。高若干尺。方面博各若干寸。缺其左邊之半不設板。竪以薄板。午隔之。以為四局。如卍字然。終局各設架。又右旋相逐。設扉於左邊。缺處。除其設扉處容書冊之博。自餘各為右架之左腹矣。又就扉中邊最近上處施螺旋。以備啓閉焉。櫃上下各設厚板。如櫃博而大。其四隅設小方柱。與櫃角相當。上下與板相連。又當其中央設圜大柱。貫乎櫃中。上下屬板。是乃圜機所由也。余曰。造輪廚者其知道乎。故圜機以

象天樞。方形以象地體。四柱以象四極。造此器者。非知道者孰能之。及其用之。則不勞顰使。不煩僮僕。便坐而事辦。不亦善乎。然窓下無事。清風颯至之日。便坐抽書策於櫃中。加之嬾架而對之。必與懶睡相隨。是非君子之事也。或疑非君子所創。是大不然也。等弓矢耳。先王用以威天下。羿浞用以取禍。然則察用之如何爾。不必問物之也也。或曰。機輪書廚衆山先生創之。今係之以銘。以告用之者。其銘曰。圓機似巴。轉用遞移。局形學屯。結搢允宜。爰輯羣籍。應手抽披。宇宙斯藏。今昔是窺。形乎用乎。是則是師。外以方止。內以圓知。惟知惟行。維德之基。寘之坐側。君子自規。

天地有天地之文。聖人有聖人之文。風雨霜露有風雨霜露之文。凡物皆然。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岳河海地之文也。威儀言辭禮樂形政聖人之文也。若夫風雨霜露之文。雖有定名。而無常體。從其所見。文亦變焉。觀風雨於春山。則見其文若郁郁然。觀霜露於秋林。則見其文若爛爛然。故其文不可以一名為盡。日月星辰之於天。山岳河海之於地。文之常也。風雲雷雨霜露之於四時。文之變也。蓋常為經。變為緯。聖人準之也。蓋為威儀言辭施為禮樂形政準之

送安川公緯序 戊午

天地有天地之文聖人有聖人之文風雨霜露有風雨霜露之文凡物皆然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岳河海地之文也威儀言辭禮樂形政聖人之文也若夫風雨霜露之文雖有定名而無常體從其所見文亦變焉觀風雨於春山則見其文若郁郁然觀霜露於秋林則見其文若爛爛然故其文不可以一名爲蓋日月星辰之於天山岳河海之於地文之常也風雲雷霆雨露霜雪之於四時文之變也蓋常爲經變爲緯聖人準之也蘊爲威儀言辭施爲禮樂形政筆之

乃為六經語孟之文是謂經緯天地之文故為文不本乎天地不規乎聖人是為徒文我友安川公綽學與年富而能屬文蓋天縱之以文欲公綽嘗自言初其為學也駁而雜醪而不醇是以裳而為文辭求為而未確言為而未瑩乃慨然自奮曰大丈夫不為則已為則成耳為學如此是兒戲耳乃挺然提身襤褸一襲麻鞋一輛飄然徒步超數千里來入國庠盡棄其故而學焉於是公綽之文一變今夫規聖人也有道聖人之言曰博之以文約之以禮所謂文者人事固也又天地之文禮則品節度數凡理之節文皆是

已故約之以禮立其本也博之以文極其用也蓋非博不足以敷其本非約不足以盡其用博與約交相遭文之用不窮古人之文垂之竹帛傳之萬世而不朽其能若是者於博與約深有得然也夫前博後約教之序也然事之所宜有時乎序亦易公綽蓋約之為本既有立唯在擴而充之耳由是而網羅諸子百家約而納諸其規矩則諸子百家皆為公綽之文也由是而範圍山水草木金石鳥獸黿鼉魚鼈約而納諸其規矩則山水草木金石鳥獸黿鼉魚鼈皆為公綽之文也又由是而推以盡其餘無適而不為公綽

之文也其變化亦不止四三矣然盡之有道或登高山或浮巨海上自日月星辰山岳河海之常下及風雲雷霆雨露霜雪之變莫不窮盡矣則其文有常有變有經有緯而其變化殆若不可端倪而其文遂不可以一名爲則約之本大矣博之用盡矣聖人之教得矣復何古人之不可及然一丘一壑又皆有成趣不窮有遺公綽前有宿疾非湯泉不可醫今往浴熱海余聞其地多山水公綽務去其疾換之以山水烟雲之文而來我是刮目而待爲

題騁懷樓圖 戊午季冬初九

薩國相其氏命其樓曰騁懷精里先生爲記其樓準伏讀之其記盛稱以人之賢居地之勝何其偉也及閱其圖則其賢吾不知也區畫所占何其陋也然則先生之作非其實耶其雖以相大國權重祿豐何欲不遂何求不得乃迨退食之暇就曠閒而騁幽懷以養其神志矣宜我當其進立於朝而確乎不爲衆議眩惑也一國之受賜又爲何如哉君子居斯似陋而非陋斯樓之設誠宜也記之言固非溢美也吾嘉其賢而有此設遂題其圖

跋雲鳥詞翰（精里先生出題戊午季冬十二日）

精里先生一日出雲鳥詞翰。命之跋。吾承之曰。吾且跋之乎。予之不才何能。吾且辭之乎。先生之命何可辭。然則何如。吾謹跋之耳。乃跋之曰。書可學。不可淫。淫喪志。帖可觀。不可玩。玩喪德。是乃正在吾輩所宜警焉。何有於先生哉。雖然先生之意亦豈異乎是。何以知之。以命名知之。故推開其名。以應其命。

書騁懷樓記後 戊午季冬十三日

騁懷樓蓋在薩國精里先生有記余於是誦記而察形勝按圖而知文妙乃歎曰冨哉景乎山聳水流疎林茂樹花雲雪月來去不盡也雄哉筆乎節族之妙若絲竹並奏金石齊發琅琅盈耳而雜聲不復聞矣今以是景屬是筆琅琅寫是景可謂奇遇矣余產與東奥東距薩五千餘里焉予今介是記而坐得聞知海西五千里外勝地是亦奇矣而如其勝吾鄉或有之若是記吾鄉絶無有則遂寫一本以書其後

答問一條 戊午季冬十四日

或問情意之別曰情者性之發意者心之發蓋發於性者條理分明整然不紊發於心者經營謀度往來不定是情意之辨也曰情意合同而發欲將各自發欲曰情自情意自意各主其發不可混也曰情又有四端七情之異何也曰朱子曰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讀者各隨其所指觀之可也曰意之帥志如何曰心之所之謂之志志是一定意則不定故心有所之非意為之經度則不能遂其所志也故朱子曰意是志底脚張子曰志公而意私皆謂此也朱子

又曰。情又是意底骨子。志与意都屬情。〻字較大。是此亦不可不知也。僖冬十四日

儀禮會讀引已未

先王爲治之具。其目有四。而禮居其一焉。蓋忠質文之異其尚。歷夏商至周。禮文大備焉。夏殷之禮。孔子既言文獻不足徵。而於周則曰。周鑒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蓋歎周家文章之美無復加焉也。故後之言禮者。皆祖述乎周家焉。雖然禮經散佚。什不留一。文章雖美。何補乎後。然治具如不張全治何得。儀禮雖散佚之餘。古禮之大体。尚可略見者。可舍而不講乎。雖然韓昌黎嘗苦儀禮難讀。儀禮誠不易讀也。降到于宋。考亭朱子奮乎千載之下。慨然所遺經釐正之。合

經傳而通解之。以為一書。乃治斯經斯有其方焉。於是先王為治之具。可復得而考矣。自是以來。人治此經不以為難。朱子之功於是為大。吾生於海外千載之下。雖不得親見禮經之全。然而尚幸生乎朱子之後。得聞其餘論。於是予樂諸君共讀儀禮。故為之引。

常松氏園松記 己未

友人廣瀨以寧一日顧予舍謂曰。我白川有屬邑曰鏡沼。有老翁園松頗奇。子為誌之。余問其族則常松。問其業則釀保命之酒。余不覺抵掌曰。異哉翁也。翁與松終始者歟。何其似松之多耶。松之性貞姿而翁之性高潔。松其枝葉鬱然。翁其鬚髮蒼然。松之音颼颼。翁之歌吟琅琅。松生延年之肪。而翁釀保命之酒。若然者。翁似松耶。松似翁耶。何其相似之多也。夫水陸草木之蕃。始彼麗華妖艶之於牡丹。蕭洒檀欒之於竹。清爽之於芭蕉。幽奇之於梅。潔直之於蓮。翁皆不取

爲。獨於松者。蓋其相似也。其根深者枝葉茂。其生厚者年禩引。其欝欝於群木策策之中者。松性之貞堅歟。其囂囂於衆利營營之中者。翁性之高潔歟。其受風也。颼然成聲者。松之音歟。其感物也。琅然發吟者。翁之聲歟。松之枝葉欝然。翁之鬚髮蒼然。是其根深而枝葉茂者。松之與翁。豈有以異耶。其生厚而年禩引者。翁之與松。亦無以異也。今夫松之與翁。其養無素而能然耶。余聞松培酒糟能以茂。僊服松肪能以健。今翁老而益以健。松久而益以茂。松其培酒糟而然欤。翁其服松肪而然欤。若然者。酒之保命。與肪之延年。其功能亦胥同欤。今翁松其族。亦松其園樹。因松而得族耶。因族而栽松耶。松之神衛翁耶。翁之神護松耶。不知果孰翁孰松也。翁其與松終始者非耶。然有咍於坐者曰。人與松果其無別耶。曰。吾取諸於道。猶人與天。何取其形。客以謂不然。問於以寧。寧必有說矣。寬政己未春三月

精里先生評 **妙** 儘圓轉

精里先生出題

種梅說 己未

吾友有治園圃者獨以數株梅花種於泉石間不復雜他卉木矣今卉木之以枝葉花實賞於人者甚繁必擇花之艷妖乎牡丹海棠其魁也必擇枝葉之蕭洒蓊鬱乎松也竹也其尤也而今乃獨種梅樹何耶是必有說矣衆芳已歇而百花未放當是時卓然特立衝霜冒雪獨抱氷肌之姿樛枝臨池而橫斜影浮焉疎花迎風而斷續香翻焉此獨梅之所得其風標韻度不亦奇乎如他草木豈復有此韻度乎今不取彼艷妖卉蓊鬱獨取此清奇有風韻者以種之豈無說

乎吾竊知之矣蓋其種之也既賞其花又以其韻度斯為得種梅之說矣於是書以語夫治園圃者

書禮記集說校本後 己未

右禮記集說三十卷校以足利學所藏本遘有異同則標記其上其本分為十六卷首載凡例別無篇目註文亦不有大異但釋音揷於各字下而比見行本頗多蓋見行本一據大全本而芟除小註故其間失刪者或有之余嘗謂見行本非其舊也夫集說之成在至治壬戌而此本之刻在天曆戊辰則中間僅五年而東滙澤与建安相距又不太遠則此本為陳氏原本無可疑者矣於是益知余所見之不謬曰謂陳註之盛行雖由大全書有出而亡其舊亦由大全書

有出也斯校也實以祭酒林公禽寛政己未春二月

大槻準書

送黒田仲言序　己未

大學在思而精之。習而熟之而已爾。思而不精。雖通晨夜而思之。亦無益矣。習而不熟。雖通晨夜而習之。亦無益矣。君子所以貴乎精與熟也。精也者何。知之謂也。熟也者何。行之謂也。譬知車輪必兩然後可行。譬如鳥翼必兩然後可飛。故知之與行。為學之要也。而知行又有先後輕重之分何也。凡事先知而後可行。是其所先在乎知。學將行之也。是其所重在乎行。學者必識先後輕重之分。然後可入于道矣。蓋知行又皆有小有大。方小學時。凡知而行者。皆其小者也。及

入大學。凡知而行者。皆其大者也。故學以小大爲序。其序廢而學進者否矣。其所小者怠。而其所大者敬。未之有也。然志不前立。則將聞而不思。見而不習。奚有乎精與熟。故學以立志爲本。夫立志云者。常持諸心而不可須臾失者也。其所立之志。即孔子所謂志於道是已。苟況氏曰。始於爲士。卒於爲聖人。夫然後所志既得。而學之極功又可收焉。然必眞積力久。然後脫然有得。非如異端頓悟之學也。是乃居學之終始。余所聞既如此。薩之游子曰黑田仲言。余與其共出入往來於諸老先生之門。于今三年。一日仲言告別。且徵言。余謂之曰。子之學吾知之。可謂思且習矣。方今碩儒精里先生嘗稱其篤學。子之志可謂立矣。凡吾所欲言。子先有之。雖然。義不但已。陳前言以告子。愚者之一言。君子有採。請子擇之。仲言曰。諾。於是爲知行說以贈其行。

信玄謙信論 己未 補里先生出題

甲越二客從余游各詫其州出名將有一人於坐盛舉信玄謙信功閥越客聞之率然顧甲客曰人恒匪稱信玄謙信然如我越侯雄略智算求之古罕其比甲侯何得當昔者甲越之相持也吾越侯奮身擊劍欲決雌雄於瞬息之際而甲侯乃廻避不敢當甲侯豈辟其鋒歟曷勇怯之不同耶甲客曰吾聞越侯常撫劒疾視曰天下孰敢當我哉群下亦曰天下誠無當我主者其主以小勇自許其下以小勇望其主何相期之不遠也推其恃小勇小勇之心思今年奮隻

身與甲矣決雌雄又明年奮隻身與天下決雌雄天下竟可奮隻身而定之矣而一戰敗於甲僅以身脫何勇怯之不侔耶夫如此越矣奮隻身而定天下不誠難乎如我甲矣異於是選材任將隨器授方隊必有長部必有將部伍整然號令嚴明鼓進金止未嘗有一人敢違其令者也是以享國數十年國未嘗受兵也出兵亦未嘗有敗衂也豈復效匹夫小勇而自取是敗乎哉而越客之言若此不亦異乎越客曰戰陳之法行伍之列豈唯甲為然也越固所長也而其之役吾越矣敗則敗矣甲矣亦至大衂部將股肱幾殲于斯役甲矣果非越矣敵也甲客曰子欲較強弱於戰爭會盟之間乎其之役等敗衂耳然據其場不去者誰非甲乎其歲臨河而會先下馬作礼者誰非越乎而馬上答之自如者甲矣也如是者越果強於甲乎及其舌戰則其辭傲者非我乎其辭遜者非彼乎如是者我果弱於彼乎越客怫然奮髯將復之主人遽止之曰是易斷耳忿爭曷為二客（齊然客）曰然則若何余一言斷之曰要之共是所謂亂世之姦雄也耳二客愕然良久曰諸聞其說余徐應之曰二客不聞乎古之師仁義而已耳曷謂仁義之師國有亂臣賊子

興師討之有賊害生民出師除之是之謂仁義之師其或反之出師無號不依仁義是之謂姦自足利民之失霸政天下瓜分奸猾擅命逐主弑父狩狠繼踪而天子不能征霸者不能討王室或無与諸侯異生民之困於塗炭亦已極矣苟得為而有力者宜當思征討以救之之秋也當此之時苟能倡勤王救民之義上翊戴天子下鎮撫列國師須討逆脫民於水火之中漸平定天下大播之以政教興廢繼絶綱張目擧然後還政天子退就藩國以時朝覲王道於是乎興天室於是乎振生民之困於塗炭者於是乎其蘇此所謂社稷之功宜可以垂竹帛而勒金石者是誰之功也是二人者據大州擁强兵此固得為而有力者也而坐視天下非唯不知策出於斯或逐父或殺兄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固已難矣況乃所為如是者其身不閲何暇能倡勤王救民之義興師以討他人哉宜終身坐視亂賊一不倡勤王救民之義出師以討之也若使是二人出於上有明天子下有方伯之時乎何得遂姦計逞殘虐而全首領也吁噫是二人者之出於亂世無道之時是誠幸矣雖然天既生雄略智謀如此其偉者又何不復生英明雄武之主而使

其驅使以收其用乎則必能竭膂力盡忠藎以為一世之能臣也使其終不遇英明雄武之主以充其用是不亦其不幸矣乎此其所以終乎姦雄也欲客曰然則無復優劣邪蓋聞信玄嘗欲據天目奉親王以圖霸功蓋其心曰或有緩急亦不失為尊氏耳會死不果讓信一諾村上氏之寄終身与信玄唯為是戰其為諒亦恃小勇之類也豈敢以勤王救民仁義之師望是二人哉然至於其行師緒陳臨機出策而無遺失則是其所共同也宜乎終身共戰而無成功也及二人共斃人有逐乘其弊者語曰兩虎鬬死田夫之利二客同然應聲曰吾人論爭君則斷焉亦是田夫惟肖喜而退余次序其語作信玄讓信論

讀太極圖說 己未

至矣哉周子之說太極也無體而有方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太極動而生陽由體而之用也靜而生陰由用而復體也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兩儀之立以動靜也二氣之所以行五行之生以變合也四時之所以行陰陽相爲體用太極無不在爲太極者陰陽之所以立陰陽者太極之所以行五行各得其一者也天命賦性二五儲精乾男坤女以類化生交感之道生生無窮爲而得其秀氣者爲人是故具五性人之所以爲靈也陰形陽神五性感動分爲善惡散爲萬事

於是聖人立中正仁義以定乎命然非靜無制動故動必主乎靜人極所以立雖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所不能違也君子修之所以日吉小人悖之所以日凶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道言其實一也故周子以死生之說終其旨深矣至矣哉周子之說太極也蓋大易之精蘊道學之淵源全在于斯而前聖所未發後學所當師淺學豈能窺其萬一哉今姑書吾所見以俟識者

精里先生批

新刻十八史略正續編序 紀昧先生出題

歷觀古今而論治亂尚論人物而辨賢否是亦窮理之不可已爲者也夫學之所以貴乎窮理者以論必當辨必正能審治亂之機而識賢否之分也如其務窮理者論辨無法取捨不當雖勉何益矣故學者必先治聖經以定權度權度已定然後從事於史書則其見於論辨者長短輕重莫之能違也然如於其事蹟不熟諳論辨無可措權度爲得施故學者務在讀前史以熟諳其事蹟而已自生民以來有國家者德盛而興德衰而亡其間凡治亂之機幾何而皆載在

史策。爲君若堯舜禹湯文武。爲臣若臯陶稷契伊傅周邵。聖若仲尼。賢若顏孟。其他英豪傑俊忠直憸邪凡賢否之分幾何。而又皆載在史策。故學者欲窮極天下之物理。外史書何以也哉。自書契以來。凡以史名家者。不知其幾十百家。而其書有正有邪。有詳有略。學者如非得其法。則雖窮心力讀之。亦無益矣。然則讀史之法。如何。是無他爲務在乎去邪取正。由略入詳而已耳。故初學當先讀十八史略。以知治亂賢否之概略。次讀考亭綱目。提大綱而照細目。以審其世次正閏。又讀涑水通鑑。以致其詳。終及本史。益極其博。然而不昭乎治亂之機。賢否之分者。未之有也。近京師山本某。刻十八史略正續編。而其續編。讚者則岐芝山後藤氏採自元及清初。凡治亂與賢否之梗概。而略載之。以嗣正編之不及。而猶有遺漏。今某增訂之。以爲完書。某之於史學。不可謂無功矣。始學欲論治亂辨賢否。以資窮理者。或得此而讀之。則致詳極博之功。其由是而始。寛政己未夏五月。東輿大槻準序。

大學說一則 已未

余聞諸精里先生曰三代之隆其法寖備說者謂教學之法到于周方全備非也果爾則不得兼夏商謂之隆可乎曰推考其說其法備所以獨与之周者豈非以學制之詳周可徵而夏殷不足徵耶是不難辨夫學之有大小夏商已然豈獨為到于周始有此制哉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據此則夏商皆有大學有小學矣學制已有大小至其所以為教者獨無大小之節哉學之有大小是乃法之所以備也故法之備當兼夏殷

言者正以此也豈得獨与之周乎

中秋無月詩卷序 己未

予自游學以來九閱中秋而六不見月朗夜之難期豈為不欲使遠客騷人觀其清輝發揚以自紓而然耶抑為使遠客騷人對之歎息歔欷以自蹙而然耶何在他時不厭人睎瞻中秋獨慳之耶然是非以有意忖之耶夫月雖四時皆有唯秋為勝不秋皆勝清輝發揚唯中秋為期其月〻而可見人不期之陰晴不經其心若夫中秋月今年失期必明年是以人皆預期而望之陰晴亦必記而常為紓蹙之資也夫人所期望得之乃志意必為是舒不得乃志意必為是

何晴夢卻陰多郎

蹙人之有生也一蹙一紓自然之理也而何故蹙常多於紓耶夫紓蹙之情與月之有無異而其蹙常深於紓其見於辭章也亦然蓋見月者志氣與清輝發越飛揚故不蹙而紓也若夫不見月志氣與夜色鬱滯蘊結故蹙而不紓也是予身所嘗當之而自驗也不獨吾為然遠客騷人皆體而知之矣若或綺紈子弟醉飽宴樂於蠖濩之中身未嘗離帷幄者果能知之乎是歲中秋予談笑唫哦發舒志意而天乃不與我一紓瀟〻風雨又遇無月嗚呼天使予終乎蹙耶雖然獨而蹙之不若與衆蹙之乃酌魯酒而消憂展蜀箋而寫思以相俱歌其蹙於是其志氣之鬱滯蘊結者盡發為詞章則慷慨激切其音鄉音節族豈與常時比哉是予之所以與衆蹙也夫遇無月而志氣為是鬱滯蘊結蹙而不紓者所共同也其鬱滯蘊結發為詞章而音響節族與常時不比者是諸君所擅非予所能也雖然予亦不能自已既發為詞章又有與常時不比者豈徒已哉故述其實遂為之序云寬政己未中秋社弟大槻準撰

泊舟齋記

寛政己未秋文廟告成而學堂及諸官舍亦繼成精里先生以歳九月徙其舍爲其舍搆於廟東背於闕闈面廟門左顧其舍後截然土起如岸岸上設門左右繚墻以障街塵矣庭外則設屏屏餘之地逶迤而下若丘丘畔列植數松以廣其籟矣當其中央搆屋三楹其甃三曲曲曲相當中楹一曲命曰泊舟在墻後望之第見如舟泊岸而已孰謂其無水而浮哉客坐齋中而眺之者品海在睽疑松韻於濤湧及其鰓鰓掩笇籟則又有載吹之虞不自知其無水而浮也

看冰月皎皎皓皓臨軒則如江月照蓬窻覩園花之代謝於前猶岸花移而不自知也無瞻而不每景矣雖然先生豈謂此耶嗟乎先生年過四十辭自榮藩仕於一大府人皆榮是先生乃以鄉親老矣憂心不已故假舟岡於中庭于旦于暮逍遙吟哦教徒對客亦皆於斯動止語默不少遠于鄉思雖然遥夜閒窻觸物感時鄉心悢悢不已於暫時故標以泊舟若曰是帰客泊宅耳先生命齋此其是歟雖然先生高見卓識豈能取蠡測窺之耶余嘗聞海客語海上嘗有同航海者解纜將艤長年盖曰風不可艤者盖曰晴可斷乎揚帆決濤不顧舟至中流戒風欻起飛澇磎而激勢沏決帆摧檣漂轉逸駭觸礁柁挫屑殁於黿鼉之窟矣長年則候風挂席解纜而發一鼓楫而踔數十百里之遠不崇朝而濟所届矣是知航海者不知泊與不泊之用不可以航也嗚呼先生之居如泊之舟先生之心如不泊之舟夫以泊之居宅不泊之心是以雖遭世路艱險妙用常不失措也不然泊舟不足以名其齋歟今夫景與象人皆見而識之若夫泊與不泊之運用之妙先生所獨得非予小子之所得知也

論語課會示學子　庚申

吾人今也相聚於一堂之上而討論辨詰麗澤之益不少何樂如之然游學各有期非久留于此者若既離散異日思之不可復得也然則當此相聚之時當各隨其分求多少益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吾人在今日當思如何是為己如何是為人若於此處不見得透終身由是只是為人耳最所宜早辨也夫為己者非有為而為之者也故事有疑理有未明須明言其有疑未明處以反復辨論待其融釋脫落然後可止正為己也若或欲護其短飾其非

以掩蔽其不能則疑何時解理何時明以若所為求若所欲雖自曰為己而我不信矣況為人之病根有未消盡者是以不知不覺發出為隱匿掩蔽之病故當就其隱伏潛藏處痛加工夫拔本塞源勿為他日之病可也若或苟且自甘悠々終年終日講習亦何益矣不若早去講習無益之務各從其所好之有得也若不能然於相聚之時各隨分求益可也是乃吾人之通病尤不可不以猛省而勇決也此外更有三病以己適所知試人知不知一病也責人之短以見己之長二病也秘其說而不傳三病也此三病者亦講習之通患也吾人當自省有則速改無則加勉吾人非聖賢如何無過失古人不貴無過失能改之為貴既已改與無過失何異諸君以吾一日長爺余主講席是以予有鄙懷未嘗不告告之未嘗不盡若其不然者諸君幸見教正今日所望於講習也是六區區之願也

上國相西郡大內君書 庚申

東鄙叢生大槪準頓首再拜謹白於國相西郡邑主
大內君左右自余去年某月某日初謁於左右至昨
某月某日再見於左右凡一歲間雖非趾不踵門而
得進於左右者僅此二次而已余之欲啓豈能得窺
執事之底蘊於一再見之際哉雖然幾微之見於言
面吾能目擊而知之矣蓋執事之見準也其意蓋
在道歟準之見執事也亦然向者執事大國之上相
而我寔東鄙之野人也野人之與上相其位相去萬
萬如進我以其位則準不肯進而執事亦奚屈上相

之貴以逆野人之賤而見之哉唯其不以位是以執
事忘卑之逆勢恒而逆之坐又忘其年以下交則其
意在道也必矣執事之意果在道乎我何以答其盛
意而可以省徒增愧赧耳雖然我不唯執事之命是
聽是從亦不敢不陳其由以辭也不然我之見執事
乃為其意在位而不在道殆非執事所望於準之意
歟孟獻子古之賢大夫也其為家千乘而有友五人
焉鄒孟軻氏稱其賢止曰獻子之與此五人友無獻
子之家者而已耳稱此五人者亦止曰此五人者亦
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而已耳由是觀之上下忘

勢以交者古人實難之矣古人之所難執事乃優為
之是非執事以獻子自處乎則準雖不才豈敢後此
五人者乎哉是以不唯執事之命是聽是從亦不敢
不陳其由以辭也執事其以準為賢乎昨余之見執
事執事令準主其講席其主講席者即就師席也我
逢尊無一而吾豈敢夫巍巍大國豈為無碩學聞望
之士乎乃命準以是則宜若以榮也而準乃以拘為
何則準才雖識陋何能裨益執事之問學以補其萬
一哉是以辭不敢當而不敢陳其所以則其逆顏類
畏執事於卑之勢位而不敢者既退而思之弗指欲

忘則不可欲默則不可故敢陳其所以冀執事賜明察禮曰二十而悖行孝弟博學不教以而不出說者以為廣博學問不可為師教人蘊蓄其德於外而不可出言為人謀慮而準以為不特二十為然自二十以往二十一二十二以至二十八年二十九年所宜服行皆在斯焉準市井九離賤父母之膝下攜筐負笈跋千里之遠以來江都執贄於祭酒林公之門就學昌平其所與周旋上下者皆天下有識之士也或者見其所與交知此以準為賢是以遂以我屬名謁執事聞而執事曰準汝學進而行修乎其主吾講席

是必告者過矣何則駑駘其質求化為騏驥未可遽得也矧準其質不啻駑駘而求化為騏驥之日猶後是以學求進而未能行求修而未能學進者學博之謂也行修者行悖之謂也準豈敢遽謂博與悖哉況準年未三十宜蘊蓄其德於外之不遑何能有師之德哉何處主執事講席為乎又況準能裨益乎執事之問學哉是以敢辭也而執事必曰雖然女主我講席及準亦再誦前言以辭則執事之必曰是準虛飾辭已是非敢然也準雖愚明於自知況吾固達尊無一執事所明知也我豈敢為是飾辭以紿執事乎固

非以道自任決去就者所為也夫執事之進我也其意已在道故準欲亦進退由道也是以準敢忘執事
賜之勢位以陳狂妄之言冀執事畧其礼而聽其
言夫執事今之賢大夫也而又有退讓之友不亦斯
美乎執事其亦亮察

贈邉吉郎序 庚申春三月

余鄉來就學昌平也諸子之先我在學者或以詞賦
文章或以該博富贍各擅其所長為余乃內自顧獨
無材能可稱為於是慨然獨取四子六經及濂洛諸
子書兀然端坐晝夜以讀之者三四年信疑日積交
錯乎胷中而不判也於是將質諸師也必先整衣貌
而後張拱而進席前函丈乃視其面察其色見其可
言然後敢問問為而應〻為而已〻為而退〻為而
內自環顧不得盡什一於仟佰胷中依然信疑豈得
能判然哉因竊思師嚴不可狎故有叩焉而不竭者

耶不如得其道與我同者而與之論難辨詰以盡其曲折然後就正於師也則宜析義理而無絲髮之差又奚憂信疑不判耶故吾願得同好者而締交焉為日亦已久矣於是後我六七年有以丁巳秋自加州來入學者曰邊吉郎掃室既畢就余問然曰吾游有期居學之道如何余應之曰豈復待他求子亦何有哉宜取四子六經與程朱諸子之說以研究其義而已耳如由是而推致其博子俟歸而從事未晚矣吉郎聽吾言也毫無所疑常以是從事於學如吉郎可不謂同好哉吉郎居學無幾學政改正藩臣之在學者無賢不肖盡逐焉於是余與吉郎分居一年吉郎常抱經業就余游未嘗以風雨而怠也既而學禁弛復得周旋上下於一堂之上者三四年下為洒掃應對日用行事之常上焉天道性命陰陽晝夜之道其他至若天文律曆古今治亂之跡萬國夷狄之情態山川道路之險易草木鳥獸蟲魚之形狀亦莫不皆講且談矣然後就師質之信疑判然如發矇吾胷中豁然以明也於是析義理則不差毫釐也因思如是又數年不惰不唯吾宜有所得雖吉郎亦必有所益矣是以余常樂吉郎與講究而忘日月之多也一

日吉郎顧余告歸期至於是惜與講究之不終吉郎如亦有不慊者焉雖然吉郎學既已就緒矣則推致其博之功乃從斯行始但願雖已別之後精思勉励猶相見之日則如其所至吾得而測之哉余以與吉郎講學旧以懇懇及斯言而吉郎亦微破愁顔而別

佐氏日録叙 庚申

寛政初幕廷大修學校之政恢廣館舍之制於是四方之挾書策治經藝者日鴈聚島居而又去之四方者歳常不下數十百人矣故生徒聚散藝業課試其可紀載固多然未聞有一人操觚書之以垂後來者矣友人佐士禮阿波産也余初來入昌平國庠與士禮一見懽然與定交爾後不必事參而其交恒不加瘠十易裘葛而懽如一日矣一日士禮出其日録示余曰吾每苦無記性此所以備遺忘也子其叙之余翻閲之不覺抵掌曰此特莫〻一冊子耳而十餘載

之事。巨細不遺。歷〻指掌。生徒聚散。藝業課試。於是乎可考。異日有司收之。以取信於斯。則何唯佐氏之私書而已哉。願繼自今。又録之。其所不及見。乃以冀來者嗣之。不亦善乎。余遂書斯語於卷端。還之。不知士禮以為何如。庚申夏五大槻準書

紀遠藤某事 庚申

遠藤某結髮為小吏。未嘗學問。一夕與佐容翁泛舟松洲。舟至中流。某忽仰天指問一星。翁曰。某星。某又問不已。翁乃傲然言曰。諺云。猶狗瞻星乎。問之何為。某艴然久之。其心曰。是狗我也。將手刃之。忽復念我未嘗識字。故被此辱。今殺之易〻耳。然無以服其心。我將讀書以披彼心。然後圖之。於是欲從人學。而以其年已壯。復恥之。謙疾杜門。取六經語孟書。兀然端坐。晝夜以讀之。者數十日矣。唯師字書字〻。而檢之。然後得略。上口。既乃悟曰。我過矣。翁激我讀書。是有

德於我也吾乃讐之可乎乃設饗具請翁來臨翁至
怪其盛待某語其故且曰我問星知學曰欲學天官
如何翁譏且然之某既而入江戶從澀川春海學推
步術業成爲藩司天官仙臺有司天官實自某始

鴨脚舍記 庚申

精里先生建文旆於江都也余與諸子同以某月望
前一日赴盟會豫大洲垣見氏子曰爰藏榮於先生
之門乃稱先生命揭之題曰鴨脚舍記且曰舍是家
翁所搆也余意名其所有也及余問之則曰無有噫
何異乎世之命軒名舍者邪世之命軒名舍或以其
所育或以遊目所屬或以志意所期望焉今乃扁所
無有何耶今夫鴨脚閑其操不如松柏之貫四時鬱
然茂盛而歲寒不少變衰也問其材不如松之可爲
樑大廈之棟梁也其材與操固不足期而望之也至

其枝葉之變態則不知桂桐楓又非有如海棠梅花之清奇濃艷使人目娛而心樂者況扁其所無有乎因又叩之乃曰向者有令也無向者為庭樹令也為屋宇於是吾得其辭焉則鴨脚其舍豈可以其有無而去其名耶宜乎數有無通前後皆扁之曰鴨脚也鴨脚者銀杏也名也蓋垣見氏之先栽之也當其託生之初孰逆知其大至于斯耶及其多歷年所而枝葉繁茂則樹巔之挺拔干衆樹也如危峯之峻于羣山之上其當夏月敷清陰也其下可以蔭數十百人而恢恢猶有餘陰矣其所結之實日使三軍之士縱其所如則可數日而盡也其材之大也雖非可為棟梁為楹其次為楹之良然分而解之則其大者可為梁為棟其次為楹為榱或為枝又其次為節為杭為桷為椽足以供一宇之用矣是以一旦更焦灼也乃化為屋宇家口之多急遽之際不患乏露宿而後知垣氏之先大有見矣夫謀家於數十百年之前如此其明矣其事君也謀國於朝其有亦如謀家者發許邪宜乎兼有也通前後而曰鴨脚余學文者遂故記之以乞修飾於先生

與廣田某

進再拜白。余之與足下若宜得相見。而屢不果。何無良緣邪。自余辛巳之下。相識于昌平學。九年于今矣。其間余四過其國。而辛酉不得相見也。余前者以同行有前期。我不可獨留。是以四皆不請見也。斯行也。余窃喜曰。行獨也。又非如昔年有期。必一得相見。累歲之驩。幾庶以慰旅況。於是節前行。時投宿逆旅。而禮入國問禁。故來問其禁。則曰。中城不許旅客往來。乃謀於逆旅主人。敢發書請足下來臨。旅舍。而不圖足下罹疾不果來臨。余亦不得就見也。余之辛巳之下。何

相見無良緣耶。前四者足下宜得相見而我不得見焉。今一者我可得相見。而足下不能來見。嗚呼。天耶我復誰尤。且余還都期在秋季。又能得相見否。不可預期。亦聽於天而已耳。時蓐收用事。冷氣日至。子其為道保護

奉壽家君六十序 庚申

天運不已。忽爲復秋。余思鄉之情。油然不能自禁。何耶夫忠臣去國。雖在江湖之遠。憂國之念。不一日不忘。忽逢是候也。慨然發歸志。固宜游子短金而來千里囊盡計窮。忽見時物之變遷。悵然思歸。固亦其所。余乃非有一乎是。而歸志浩然者。其必有以矣。蓋天運之不已。春生夏通而秋成。以至于冬。則萬物皆歸其根矣。夫成者歸於根之始也。秋與冬同陰。而秋又冬之始也。秋至而歸思切者。豈非天地之氣與余之氣相合。而然耶。是以思鄉之情。油然不能自息歟。於是

讀大學庚申

予前此四年受大學於精里先生而讀之既而先生之輯纂釋辨誤二書令準編次之今又與諸子講究此篇因尋繹舊聞有所得輒劄記之非敢為新說也僉辭以試當否以就正於先生云庚申孟冬十九日

（此八字乙注）

大學有三義或以學宮言因讀大字音泰者（四字乙注）是一義或以學問言而大讀如字者又一義二義原是對說就其以學問言中又分一義乃自學問之道載在方策而言則大學即為書名而以學問言者曰在其

中此亦一義共是三義此是至淺近事不俟言說然
我邦陋儒或不知此義遂致種〻謬說曰疏于此
天降生民楊子學行文篇
或曰生字合連降字讀或以生民為生〻之民者似
謬按降生字據經筵講義云自天之生此民云云則
或說似有理然諸家於此無明文姑存之以俟明者
按氣質氣只是氣質却難著語近因与志村先生論
氣質先生曰氣質有精有粗雖其粗者如研媿美惡
無非質而如吾儒所謂變化氣質者就其精者言之
耳如其粗者如何變化得此說甚有理所謂精者即
辨誤所云就魂魄性識上言者是也如是方說得質
字若夫以朱子質者形質之云為未定者正坐不知
此義耳
朱子論氣質云如金之鑛玉篇云金璞也木之萌芽或鮮之
云金鑛木萌共兼氣質說如此省亦通然頗費分疏
故余謂木萌說氣即初稟底是也金鑛說質即成模
樣底是也如此分屬尤分曉
朱子歷叙羣聖此序与中庸序異者彼據書言之此
據易言之故不同蓋中庸主道統言故據書而道統
之實曰可見大學主立極言故據易而立極之事曰

可見然立極以身言道統以道言非有二道也但黃帝而上道統之實無見於經則無復可說矣故中庸序不指言三聖直以聖神該之也爾

立極語說者引洪範皇建有極為證然建与立字異則引洪範者未確不若引周子大極說聖人主靜立人極為据為得其當然其義則初非有二也

知是知此事〻即所謂所當然之則覺是覺此理〻即所謂所以然之故是知格物是由所當然而立名窮理是由所以然而立名或曰然則大學何以曰格物周易何以曰窮理互易之亦可通乎曰大學在主初學說故曰格物方見工夫著實周易說方在至命故曰窮理方見直截端的然格物外別無窮理工夫窮理外別無格物工夫則固非兩事也但立言各有所當耳按在朱子不有此等碎瑣說曰讀或問偶記于此

或曰大小之節自尚書大傳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為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爲來果爾則節非節限之節此說更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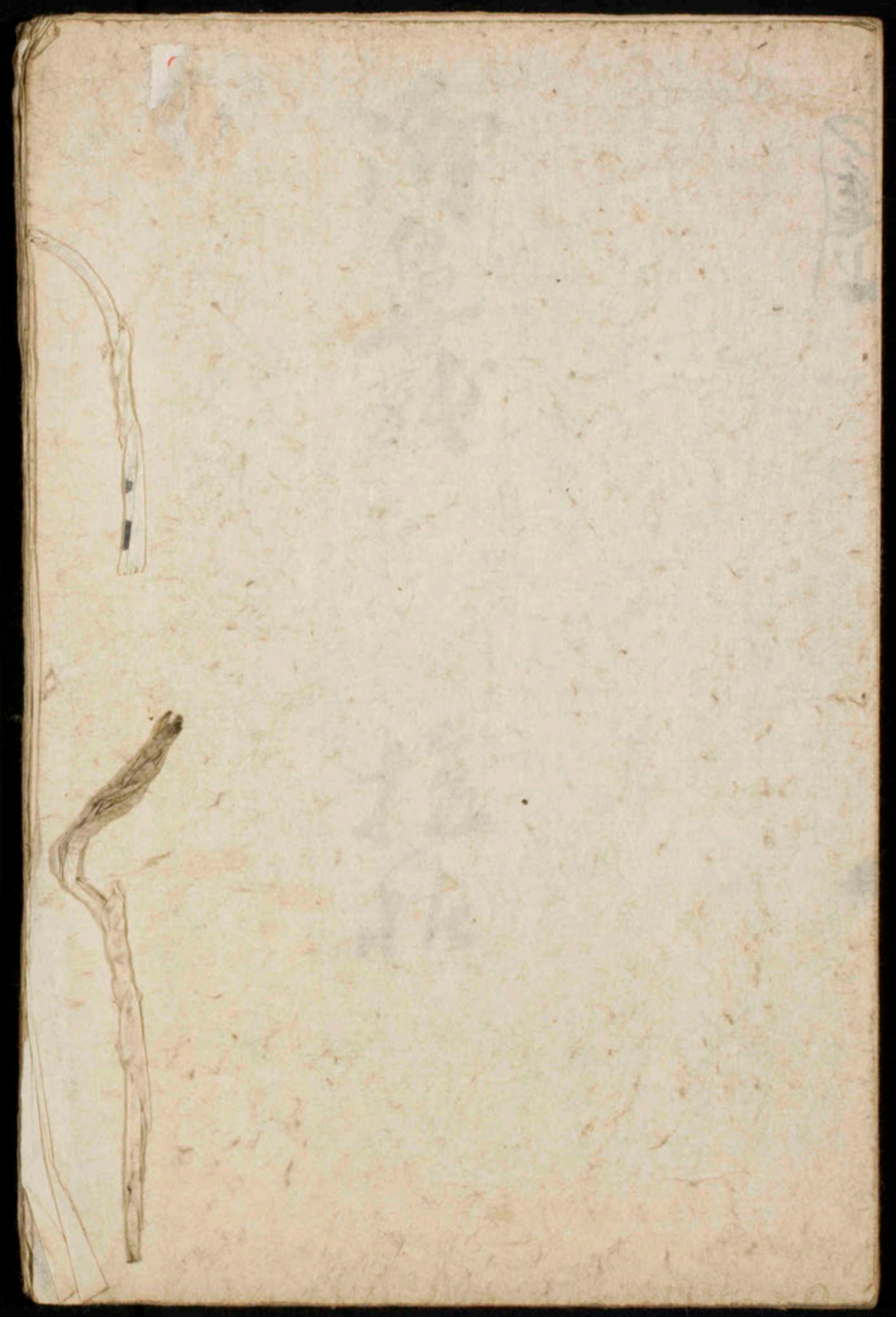
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志村先生曰推本朱子所以為章句全在此一句此說可玩

章句所謂虛靈虛曰理以張子所謂合虛与氣有性之名參之亦可見靈曰

氣惟虛故具衆理吾所謂虛與釋氏異者正以此也惟靈故應萬事吾所謂靈與釋氏異者亦以此也此二句本朱良玉集解語然如是分屬恐似方靜時有理而無氣迨動時有氣而無理理氣截然為二却如相為體用是却不然心者主動靜者也故理氣無不在惟於其靜時也方見得虛所以虛故具衆理也惟於其動時也方見得靈所以曰惟靈故應萬事也固非理自理氣自氣靜時總無氣動時總無理理氣截然為二之謂也頃讀李退溪自省錄有曰虛靈分屬理氣恐不為病雖不明言其所以分屬然恐不過如是分屬耳

按補傳其知有不盡〻字求至乎極其至字自或問程子所云致盡也格至也來盡即究盡之盡至者比下文至字全無工夫者尤有力此意須默而識之說人恐不信

或曰知行平說恐不可以輕重言余曰知行以先後言之知先行後以輕重言之知輕行重此即朱子意學將行之此行之所以重也知至至之此知之所以先也惟行重然行之所成止其所知之所至為耳是以君子最貴知此乃以相資之勢云尔不可謂知本貴於行也更以孟子所論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知聖處考之可見

格物致知工夫也物格知至效驗也或問明善者格物致知之功誠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之效之云可見明善卽物格知至之謂也非格物致知之謂也故明善之要在格物致知云耳如此看要字方有下落處而或說爲格物致知之要殊不知格物致知外更指何物爲要決無此理以下文誠身之本本字對之可見

CL 181
NO. 25
VOL 12